

和平稳定难临阿富汗

方金英

10月7日,美、英开始空袭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区内的防空力量和机场、重要军事设施、拉丹训练营地等“硬件”,反塔北方联盟在美、英空袭配合下,又得到俄罗斯、伊朗、印度、中亚国家后勤补给方面大力援助,在战场上节节推进。为保持有生力量,塔利班先放弃了马扎里沙里夫、塔卢坎等北方城市,11月13日又主动撤离喀布尔、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西部城市赫拉特,北方联盟当日进驻喀布尔。目前,北方联盟外长阿卜杜拉和国防部长法西姆意欲建立塔吉克族主导下的“后塔利班政权”,美、英则推动联合国出面加紧筹建“过渡政府”。阿富汗能否从近23年的战乱走向和平?笔者认为,和平尚难降临,内战将持续的可能难以排除。

一、阿富汗境内各派力量会继续争雄

(一)塔利班仍将是阿富汗政治舞台上一支不能小视的政治、武装力量。塔利班虽受美英联手打击,控制区急剧收缩,从占阿富汗国土的95%骤减到只剩下坎大哈省及其周围4个省,但塔利班表示,自己是“战略撤退”,另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正不断从中东、南亚、中亚等地奔赴阿富汗与之并肩“圣战”。

1、塔利班运动最高领袖奥马尔仍能保证内部的凝聚力和对普什图人的号召力。奥马尔是1996年大协商会议(伊斯兰里称“大舒拉”)一致推举的“穆民艾米尔”(即信徒的领导人),并经过宗教仪式确认为最高领袖。10月7日,美开始军事打击塔利班以来,一直策动塔利班温和派及普什图族重要部族首领背叛奥马尔,但全以失败告终。在坎大哈周围的普什图部落里,塔利班仍有牢固的基础,保持着强有力的宗教和文化联系。2、“元气未伤”。一是奥马尔和主要军事指挥官都健在,俘虏也不多,塔利班是在不战的情况下放弃了城市。二是塔利班刚崛起时,虽主要是由伊斯兰学校学生组成,但经过7年多战斗锻炼如今已拥有一支近4.5—6万人的常规作战力量。三是1979—1989年苏联向阿投入500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沙特也投入近500亿美元军事援助,阿富汗成为一个巨大军火库。塔利班崛起时攻下希克马蒂尔的军火库得到大量军火,占领95%国土过程中不断收缴各地军阀的军火,加上一路解除民间武装,因而手中拥有的武器足以再打10年。此外,从伊朗、巴基斯坦到阿富汗的武器走私猖獗,塔利班仍能不断得到军火补给。3、塔利班是一个宗教运动,为伊斯兰教而战,歼灭它决非易事。其外长穆塔瓦基尔2000年10月底就曾在

喀布尔告诉记者,“我们毫不畏惧任何进攻,作为穆斯林,我们时刻准备着去拥抱死亡。”据英国《独立报》报道,10月19日,100人左右的美特种部队袭击了坎大哈,“遭到了塔利班方面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不得不逃了回来。”通过这次交锋,美国防部逐步修正对塔利班实力的评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人士说,“没想到塔利班如此顽强”。11月21日,奥马尔发言人在阿东部小镇召开记者会表示,塔利班将“誓死捍卫伊斯兰教,捍卫阿领土完整,捍卫坎大哈。”4、巴基斯坦军方不少人士和伊斯兰政党仍支持塔利班。在巴政治生活中一向举足轻重的军队里,许多中、下级军官与塔利班不少成员都是伊斯兰学校同学,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巴政治评论家伊克巴·艾哈迈德早就说过,“巴中下层军官看法越来越‘伊斯兰化’”。巴军高层也不乏原教旨主义拥护者,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联系甚多。三军情报局自1994年帮助组建塔利班以来,一直支撑着塔利班。虽受美压力,穆沙拉夫对三军情报局高层进行改组,并下令该机构在一夜之间从公开支持塔利班转向暗中推翻它,但三军情报局内仍不乏同情塔利班人士。巴国内各种主张“圣战”的力量与塔利班关系密切,已有数千名激进分子携武器赴阿与塔利班一起同美“圣战”。5、在塔控区,美军方缺乏关于本·拉丹及其塔利班庇护者的准确情报。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捉拿拉丹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塔利班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二)北方联盟主要是一个由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什叶派哈扎拉人组成的松散联盟。虽受多国支持,但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得不到占阿人口多数的普什图族支持,他们夺取了北方各大城市和喀布尔,并不意味着能夺取塔利班的大本营坎大哈及南、东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区。而且北方联盟是借美英空中打击才取得这种战果。目前,它约有2万左右兵力,因战线急剧扩大,补给和防御能力大打折扣。北方联盟不大可能给阿富汗带来和平。

1、内部不团结。各派一向在获得胜利后相互拆台。1989—1994年,在喀布尔执政期间,各派大打出手,喀布尔被炸成废墟。塔利班崛起后,由马苏德、拉巴尼、杜斯塔姆、什叶派哈扎拉人和普什图人希克马蒂尔组成的北方联盟,不能拧成一股绳对付塔利班。特别是杜斯塔姆为壮大自身实力,1998年不惜同联盟内部各派频频交火。在联合攻打塔利班控制的昆都士省战役中,杜斯塔姆一再拖延参战。内讧使北方联盟贻误了不少战机。除了马苏德部队,乌兹别克族和哈扎拉族武装内部都分成许多派别,内争不止。拉巴尼、杜斯塔姆、希克马蒂尔、哈扎拉族领导人伊斯梅尔·汗1998年均被塔利班打得亡命国外,北方联盟一直只有马苏德部队孤军奋战。目前,各股势力纷纷抢占各自传统的势力范围,军阀割据已初露端倪:杜斯塔姆拿下马扎里沙里夫,伊斯梅尔·汗控制赫拉特,哈扎拉人在伊斯兰统一党党首哈利利领导下夺回巴米扬,伊斯兰党哈里斯派拥有东部商业重镇楠格哈尔省。2、塔吉克人约占阿富汗人口的20%,其势力是北方联盟的主力,而塔吉克族势力又分成五派:已被暗杀的军事领导人马苏德领导的潘杰希尔人是塔吉克人中的主要作战力量,但只占塔吉克人的5%;帕米尔人亦称巴达赫尚人,占2—3%;瓦罕人占1%;与塔吉

克斯坦接壤的昆都士人占 9%，是塔吉克人中最大的族群；其余为喀布尔人，但大都已亡命国外。塔吉克族势力内部也不团结，潘杰希尔人总是想在整个塔吉克人中占统治地位。马苏德是塔吉克族及北方联盟能团结在一起的强力人物，他被暗杀对北方联盟是一重大损失。来自巴达赫尚省的总统拉巴尼和接替马苏德的穆罕默德·法希姆没有马苏德那样的号召力。3、军阀恶习令老百姓深恶痛绝。1992—1996 年在喀布尔执政期间，各派为争权夺利不惜发动内战，期间大多数圣战派别甚至逐步蜕变成独霸一方的军阀、土匪，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腐败、堕落、强奸、抢劫等恶行不绝。另外，除马苏德力量，其他各派官兵普遍缺乏忠诚感，容易待价而沽和被金钱收买。这正是塔利班在过去 6 年多的大多数军事行动中，“支票攻势”（用重金收买对手叛将的手法）能屡试不爽的原因。

（三）前国王势力发挥不了重要作用。1973 年被达乌德赶下台的查希尔，一直旅居意大利罗马。在美英组建“后塔利班政权”的过渡时期虽是个主要人物，但无奈其体虚力单。

1、没有政治、军事实力。前国王势力必须赢得普什图人的支持才能重返阿富汗。前著名圣战指挥官阿卜杜勒·哈克一直为查希尔返回喀布尔同普什图部族人士会晤而奔走，但 10 月 26 日被塔利班处决，这对前国王势力在阿普什图人聚居区结成反塔利班阵线的努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哈克本是将阿富汗人集合在前国王周围的最出色组织者。查希尔在阿境内没有一支武装力量作后盾，而在当前的阿富汗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塔利班与北方联盟都反对前国王势力。奥马尔坚决反对前国王发挥作用。拉巴尼也反对前国王势力回国执政。10 月底，在白沙瓦暂时建立一个由各部族元老、德高望重的宗教领导人和前圣战指挥官约 800 人组成的议会，而北方联盟没有派代表与会。

（四）“第三势力”兴起。日本《朝日新闻》11 月 16 日报道，在阿富汗突然出现了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反塔利班势力，这是与塔利班及北方联盟都不同的“第三势力”。他们不仅同美军合作，似乎还接受巴基斯坦的侧面援助，并同北方联盟对抗。据说，“第三势力”的领导人是 1996 年以前任阿富汗副外长的卡尔扎伊以及坎大哈省省长巴拉克扎伊等人。“第三势力”同以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为主的北方联盟尽管在反塔利班问题上一致，但在如何建立新政权问题上立场迥异。他们想建立以普什图人为核心的政权，对在北方联盟主导下建立新政权抱有强烈戒心。但在“第三势力”中，有支持前国王查希尔的势力，也有反对他的势力。

（五）各派难以相互妥协有其客观原因。阿富汗人口稠密的谷地、绿洲被山脉隔断，加上部族、语言的不同，没有建立起一套等级严明的制度和共同的行为规范，阿富汗人政治生活靠的是对部族、血缘、地缘的认同与忠诚。苏联侵阿战争也在这方面产生了严重后遗症。在对苏“圣战”中，阿国内各股“圣战”力量相互排斥。（1）阿富汗社会一直保持着村落、部族界线相对分明的生活方式，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界线。（2）为得到外部的资金、武器援助及承认，各股力量相互竞争，进一步加深了“圣战”力量间的相互不信任。（3）美等外部势力对与伊朗有关联或同情伊朗的阿“圣战”力量，如哈扎拉族势力、

拉巴尼的塔吉克族势力怀有疑虑,美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援助经巴基斯坦源源不断流向普什图人希克马蒂尔等派别势力,这种支持一派的作法加深了“圣战”力量间的隔阂。1990 年至今的内战,相互搞种族清洗仇杀,使隔阂更深。

二、阿富汗民族的多元性和跨界性为外部干涉提供了方便条件

一是多元性。普什图族属主体民族(普什图族又分吉尔查伊和杜兰尼等部落);塔吉克族为第二大民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人口相当,并列第三;此外,还有土库曼、哈萨克、努里斯坦、俾路支、吉尔吉斯及锡克等民族。

二是跨界性。阿富汗地理版图可划成 8 大居住区,除了中部地区,每一块居住区都与境外邻国接壤,存在着许多跨界民族。从东到西看:1.最东北角的瓦罕走廊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的新疆接壤,其居民瓦罕人是跨界民族,讲波斯语。2.从巴达赫尚省向南延至潘杰希尔谷地和努里斯坦的山区谷地,有一部分瓦罕人,还有一些居民与中国新疆、巴基斯坦,特别是塔吉克斯坦相邻地区的居民语言、文化相同。3.由库纳尔、鲁格尔、贾拉拉巴德、拉格曼组成的半热带低地,通过开伯尔山口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相连。普什图人分布在这一地区。4.包括大帕克蒂亚地区在内的东南部山区,属于普什图人分布的传统半游牧区。5.南部坎大哈的平原、山脚地区,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相邻,属于农业地区,人口稠密,主要居住着普什图人,西部有一小部分俾路支人。6.大哈扎拉贾特中央山区,近 100 万哈扎拉人居住在这里,讲波斯语,属什叶派,与伊朗有很深的渊源。7.北方平原,居民为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讲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8.围绕赫拉特的西部地区,马扎里沙里夫是最重要的城市,一直是乌兹别克族的势力范围,居民主要讲波斯语。

三、主要外部势力为了各自利益持续不断干涉阿富汗

1989 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后,美、俄、中亚、巴等主要外部势力都扶植阿富汗境内一派势力进行内战。如今,这些国家表面上主张建立基础广泛的政府,暗中却打着各自的算盘。

(一)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亲美政权是美阿富汗政策的核心。起初,美支持塔利班崛起,欲借以打击毒品走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和进入中亚市场。但 1998 年后美让塔利班交出拉丹的努力始终未果使美意识到,塔利班不是美国的理想代理人,未来的塔利班政权也不可能是一个亲美政权。而塔利班已占领了阿 95% 的领土,按此势头统一全国,建立全国性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美开始制裁塔利班,直至 10 月 7 日直接实施军事打击。但在阿建立一个亲美政权前,美国不急于结束阿富汗的混乱局面。

另外,美在阿建立亲美政权还有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石油巨头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已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投资 300 亿美元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试图修建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和海湾的油气管道,这是从中亚通往海湾港口的最短线路。美不希望修建经过伊朗境内的输油管道,也不愿修建一条经过俄罗斯境内的输油管道。目前拟议中修建的从乌兹别克斯坦经格鲁吉亚通往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输油管道造价高达 30 亿美元,经阿输油管道仅为土耳其一线造价的一半。

(二)俄罗斯、中亚也有各自考虑。这几年,俄主要的政策一直是支持北方联盟,使阿内战持久化,从而防止中亚的石油、天然气输出管道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与此同时,把阿内战当作掌控中亚国家的筹码。中亚国家无力应付阿内战带来的冲击,需要俄继续给予保护,俄借此可保持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加强俄在中亚的主导地位。

90 年代以来,中亚国家境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活跃起来,1990 年塔吉克斯坦出现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复兴党”,力图在该国建立伊斯兰政权。这股势力不久便发展到其他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尤为严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声称要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伊斯兰国家”。1999 年 2 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员企图谋杀总统卡里莫夫;8 月中旬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挑起暴力冲突事端;同月在俄罗斯的达吉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动武装叛乱,9 月又在莫斯科等几座大城市先后制造 5 起爆炸案,300 多人丧生;在车臣,伊斯兰武装组织掀起争取独立的暴动。这些事件表明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中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安全威胁日益严重。这些国家担心如果塔利班在阿富汗大获全胜,极端逊尼派思想将进一步渗透到它们国家,加剧社会动荡。因此,俄、塔、乌等国更加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北方联盟。目前,中亚国家希望阿内战持久化。因为,中亚国家仍缺乏一套稳定的政治、经济机制,各国又没有做出努力,真正去消除导致国内动荡的政治、经济根源,各国领导人总是选择最容易摆脱责任的办法,即转移国内视线,归咎到外国干涉上。阿内战就为他们提供了藉口。

(三)获取抗衡宿敌印度的战略纵深,进入中亚市场及建立亲巴的阿富汗政权,始终是巴基斯坦阿富汗政策考虑的核心。1994 年以来,巴基斯坦在战略谋划、后勤补给及人员各方面扶植奥马尔创建的塔利班力量一步步崛起与壮大。在塔利班征服阿富汗的攻势中,巴“三军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援助,所有伊斯兰学校则向塔利班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10 月 26 日,巴总统穆沙拉夫在伊斯兰堡总统府接受欧美主流媒体和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塔利班政权中“存在稳健派”,在新政权中包括该派是“现实的”。他还指出,塔利班政权崩溃后,建立由多种民族组成的联合政府不能来自外部的强制,而应由阿富汗民族自己做出决定,强调“民族自决”原则。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1998 年末曾说,“阿富汗已成为新的区域‘大竞争’舞台,交战各派不能就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达成协议,既是外界持续不断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原因,也是这种干涉的后果。”◎